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Pickwick Papers I 孤星血泪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杨继增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Pickwick
Papers I
孤星血泪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杨继增 / 译 ——

上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星血泪.上/(英)狄更斯(Dickens,C.)著;杨继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09989-4

I.孤… II.①狄…②杨…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13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孤星血泪(上)

作 者 (英)狄更斯

译 者 杨继增

责任编辑 道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989-4/I·2173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29
第 四 章	39
第 五 章	49
第 六 章	58
第 七 章	70
第 八 章	82
第 九 章	94
第 十 章	103
第十一章	116
第十二章	132
第十三章	138
第十四章	154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82
第十七章	199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17
第二十章	230

第二十一章	245
第二十二章	260
第二十三章	274
第二十四章	282
第二十五章	296
第二十六章	314
第二十七章	320
第二十八章	329

第一章

消除疑云，将黑暗变成灿烂的光明，使伟大的皮克威克那不朽事业的早期历史不至于被淹没，这第一道光芒，是检阅皮克威克社文献中像下面这样的记载时得到的。编者将这一记载献给读者以前，颇感荣幸，这表明了交给他大量文件时所有的极度谨慎、不知疲倦的勉励以及不寻常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皮克威克社永任副社长约瑟夫·斯米格斯阁下。一致通过下面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匹社总主席塞缪尔·皮克威克阁下提交的题目为‘有关汉普斯特德池塘的水源的猜测，以及关于刺鱼理论的许多看法’的文件的宣读，感到很满意，而且非常赞同。所以，特向总主席塞缪尔·皮克威克阁下表示最热烈和最真诚的敬意。

“由于会议知道，这个著述——也就是匹社总主席塞缪尔·皮克威克阁下在霍恩西、海伊盖特、布里克斯顿和坎伯威尔各地间不可动摇的调查及研究——无疑将对科学有着巨大的贡献。于是他们相信，如果继续他的旅行，从而将他所观察的范围极大地扩展，将这个学者的学说传播到各地，对增长知识与推广学术，当然有着无法估测的好处。

“会议依据上面提到的建议，认真思考上边已提到过的总主席塞缪尔·皮克威克阁下以及其他三位下边将要谈到他们的皮克威克社社员的提案，设立一个‘皮克威克联盟’的新部门，命名为‘皮克威克社通讯部’。以上提案获得会议的批准与同意。

“所以，‘皮克威克社通讯部’正式成立了，提名并把匹社总主席塞缪尔·皮克威克阁下、匹社社员特雷西·塔普曼阁下、匹社社员奥古斯都·斯诺德格拉斯阁下、匹社社员纳撒尼尔·温克尔阁下四位指定为成员，同时要求他们，将有

关他们的行程和考察、他们对于人物与习俗的观察，还有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奇遇以及关于地方景致和地方社团的所有事情与文件，真实地进行记录，做成书面材料，随时向伦敦的皮克威克社汇报。

“会议确定的原则是，在通讯部的成员不给报销差旅费的条件下，不对这个部门的人员随便拖延旅行时间来进行考察提出异议。

“除此之外，还告诉该通讯部成员，他们自己交付信件邮费以及包裹运费的建议，已经交给会议进行商议。在会议看来，这种建议只有胸襟宽广的人才能提出，所以，会议宣布不表示反对。”

会议秘书又添上了令我们受益匪浅的记述——在宣读上述决议之际，那个秃顶以及那副专注地面对他的面庞的圆眼镜，在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眼中，或许没有感到有任何奇异的地方。但是对知道皮克威克那博学的头脑正在眉头下边活动、皮克威克的眼睛正透过眼镜闪闪发光的人们，这景象确实使人颇感兴趣。这个穷究不凡的汉普斯特德池塘的水源、还有因为他的刺鱼理论而在科学界轰动一时的重要人物，正镇定地坐在那儿，像寒冷的冬季汉普斯特德的深水，又像趴在一个土钵里的一条孤寂的刺鱼。当他的拥护者高声呼喊“皮克威克”的时候，令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极其激动，因此缓慢地爬到他的座椅上，对他自己建立的社团发表演讲时，这景象又是多么可笑。这种感人的场景给一位艺术家提供了多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呀！滔滔不绝的皮克威克，一只手优雅地背在上衣的燕尾中，另外一只手在空中挥动，以帮助他的雄辩：由于升高才露出来的紧身裤与皮绑腿，如果是穿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其他人也许不会留意。不过穿在皮克威克身上就完全不同了，那会带来——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情不自禁的敬畏。围在他身边的，是勇于和他一同承担旅行之艰辛的人们，即要和他一同享有荣誉的人们。他右边是特雷西·塔普曼先生，这个痴情的塔普曼，除了具有老人的聪慧与阅历以外，还有一个男孩子一般都有的弱点——恋爱——的激情和狂热。时间以及食物已扩大了这个曾经非常风流倜傥的身体，那丝质的黑背心，愈来愈扩展，它下边的金表链正一寸寸地渐渐远离塔普曼视力所及的范围，宽大的下巴渐渐地侵占白领带的地盘，不过塔普曼的灵魂仍然——崇拜女性依旧是控制他灵魂的力量。坐在伟大领袖左侧的是富有诗意的斯诺德格拉斯，他身边是喜欢运动的温克尔，前者富有诗意地裹着一件奇怪的

狗皮领的蓝斗篷，后者令一件新的绿猎装、方格领巾以及紧裹着腿的褐色短裤增色不少。

匹社的会议录上记下了皮克威克阁下的演讲和现场辩论。二者都和其他著名团体的会议情况非常相像，我们将那些记录写在这儿，因为在伟人们所记录的言行中寻找相像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总是饶有趣味的。

“在皮克威克先生看来，荣誉在人的心里十分重要。他的伙伴斯诺德格拉斯重视的是诗名，征服异性的荣誉，对他的伙伴塔普曼而言，也同样珍贵，但他的伙伴温克尔心里最大的欲望，是通过田野、空中与水里的游艺得到荣誉。至于他，用不着否认他被人类的性欲及感情所影响，——或许是受了人类弱点的影响——不过他要说，如果他有自以为是的想法，那另一种主要是为人类谋福利的念头，肯定会将它压倒。人们的称赞是他的‘韵律’，仁爱是他的‘保险公司’。他为此感到自豪——他不否认这点，听凭他的对手们去说吧——他为此感到自豪，那是在他将刺鱼理论公布于世之际，这学说也许会闻名，也许不闻名。他可以接受方才的欢呼声——是闻名了，不过就算这篇论文的名声遍布世界各地，而作为作者的他将会感到自豪，即使和目前、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向身边俯视时所感到的自豪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一个卑贱的人而已。但他仍旧意识到他们已然选择了由他来负责一项非常荣耀、也有些危险的工作。旅行是令人很苦恼的事，并且马车伕们的头脑不清醒。大家应该出去看一下，认真看看附近正在上演的话剧。公共马车随处都可能翻车，马会脱缰，船会翻个，汽锅会爆炸。难道不是吗？其实应该请那个大声呼喊‘不是’的尊敬的皮克威克派社员过来说一下为什么‘不是’，如果他能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人说‘不是’？是不是某个无所事事而穷困潦倒的人——他不说是负贩之流——这样的人，因为嫉妒他的研究所得到的——或许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荣誉，并且由于自己微不足道的敌对将遭受众多的指责而感到伤心，因此做出了这种无耻的、毁谤的——

“布洛顿先生站起身发表意见。这个尊敬的皮克威克派指的是他吗？

“皮克威克先生不可能被喊声塞住嘴。他指的是那个尊敬的阁下。

“布洛顿先生说他用极大的蔑视排斥这位尊敬的绅士非法与大胆的责怪。这尊敬的阁下是一个骗子。

“A·斯诺德格拉斯先生起身讲话。他高声质问主席。他想问，难道应当让本社的两名社员之间这种垮台的争执一直继续下去吗？”

“主席相信这名尊敬的皮克威克派社员一定会取消他方才所用的那种字眼儿。

“布洛顿阁下尽管对主席怀有任何可能的敬意，却相信他绝不可能取消。

“主席觉得自己的责任是断然地质问这位尊敬的绅士，他用方才那个不假思索而说出来的字眼儿，是不是根据一般的情况用的。

“布洛顿阁下立即回答，不是一般的情况——他是根据皮克威克派的情况用这个字眼儿的。他不可否认，就个人来说，他对那位尊敬的绅士怀着极高的敬意和推崇，只是站在皮克威克派的角度，觉得他是个骗子。

“皮克威克阁下对他尊敬的朋友的这个公平、坦诚而合理的解释感到很满意。他请求立即原谅他，他自己讲的所有话的含义，也只是想听到皮克威克派的解释罢了。”

记录到此结束了，而我们尽可相信，这番争论既然已达到这种使人非常满意、完全能够理解的程度，当然也就到此为止。接着读者将要看见的第二章，里面记录的事实尽管不是由正式的记录材料中摘引的，却是由来往的书信与其他权威的手稿中谨慎收集在一起的，这些材料非常真实而可靠，因此将文章整理成了通篇连贯的形式。

第二章

世界上的更夫——太阳，从空中升起，开始照亮一八二七年五月三十日的早上，此刻的塞缪尔·皮克威克先生像第二个太阳一样从他的睡眠中醒来，打开卧室的窗子，看着外边的景象。他下面是戈斯韦尔街，右边是戈斯韦尔街——他的左手边、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是戈斯韦尔街。至于对面，即与戈斯韦尔

街相对的街。“这，”皮克威克先生思忖道，“这便是许多哲学家极小的所见事物的范围，他们对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东西感到很满足，从来不注意隐藏于视野之外的真理。至于我，原本同样会满足于就这样一直注视着戈斯韦尔街，几乎都不想去了解那些附近的乡村。”皮克威克先生在这番奇妙的感想以后，开始穿衣服，又将一些衣服放到旅行皮箱里。伟大的人物对于衣饰从来都不讲究，刮脸、打扮、喝咖啡，不久便结束了。一小时以后，皮克威克先生手中拎着皮箱，大衣兜内装着望远镜，背心兜内装着打算记录一切有价值事情的笔记本，来到了圣马丁广场的马车停车场。“马车！”皮克威克先生说道。

“阁下，你来了。”一个长相非常特殊的人对他说道，此人身穿麻上衣与麻裙，脖子上挂着一个带号码的铜牌，好像是某个被编好目录收藏起来的珍贵物品。这是个马车伕，“你来了，先生。啊，这是第一辆车子！”这第一辆车子由他吸完第一袋烟的酒店中叫来以后，皮克威克先生拎着皮箱坐进车厢。

“去金十字。”皮克威克先生说道。

“仅仅是一先令的生意，汤米。”——马车驶动时，马车伕不开心地喊道，告诉其他的车伕朋友。

“这马多大了，亲爱的朋友。”皮克威克先生问，手拿准备付车钱的一先令银币在鼻子上蹭来蹭去。

“四十二岁。”马车伕答道，斜着眼睛望了望他。

“什么！”皮克威克先生不假思索地叫出声来，伸手去取笔记本。车伕将话又重复了一遍，皮克威克先生紧紧地盯着那个人的脸看了一眼，然而他的脸紧绷着，纹丝不动，不像是在说谎，因此他将那句话记在了本子上。“这马每次在外边拉多长时间才回家休息？”皮克威克问道，以便求得更丰富的材料。

“两三个礼拜。”马车伕答道。

“呃！”皮克威克先生极为惊诧——笔记本又被掏了出来。

“它回家便住在彭顿威尔，”马车伕面无表情地说，“不过我们极少将它带回家，因为它非常虚弱。”

“因为它非常虚弱。”困惑不解的皮克威克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将它从车上卸下来时，它总会跌倒在地，”车伕接着说，“当套到车上时，因为我们将它扣得很牢，拉得很紧，它是不会倒下去的。而且如果一动，

我们那对大轮子便会将它向前推，它就只能跑了。”

皮克威克先生将这番话一字不落地都记到了笔记本里，准备将它向社里汇报，作为一个很好的实例，证明马在艰难的境地中生命力的顽强。刚做完记录，他们便到了金十字。马车伕跳下车，皮克威克先生从车里钻出来。已经在焦虑地等待他们的伟大领袖到来的塔普曼阁下斯诺德格拉斯阁下以及温克尔阁下都跑过来迎接他。

“给你车钱。”皮克威克先生将一先令递到马车伕面前。

不过使这个学识丰富的人感到吃惊的是那令人不解的家伙居然将钱扔到了人行道上，一边暗示说想和他决斗，谁赢了钱便是谁的。

“你疯了。”斯诺德格拉斯阁下说。

“否则就是酒喝多了。”温克尔阁下说。

“也许二者都有。”塔普曼阁下说。

“来吧，”马车伕挥拳跺脚，如同一架钟的机器。“来吧——你们四个可以一起上。”

“这下有热闹看了！”五六个街车车伕喊道，“动手啊，萨姆。”——他们兴致勃勃地聚拢过来。

“怎么回事儿，萨姆？”一个穿着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绅士问道。

“怎么回事儿？”马车伕答道，“他为什么要我的号头？”“我没要你的号头。”皮克威克先生大吃一惊，说道。

“那你为什么记下来？”马车伕问。

“我没记啊。”皮克威克生气地说。

“谁相信啊，”马车伕对看热闹的群众说，“谁相信呢？他分明是密探，坐在别人的车子里，不仅记了号头，另外还将说的话全都记了下来。”

“他究竟记了没有？”另一名马车伕问道。

“他记了，”第一名马车伕答道，“并且就在有意惹得我想打他时，他便找来这三个人当证人。我必须给他点儿颜色瞧瞧，即使坐上六个月牢又算什么。来吧。”车伕露出一副毫不在乎个人财产的神情将帽子往地上用力一扔，一下击中了皮克威克先生的鼻子，把皮克威克的眼镜打掉了，第二下击中了皮克威克先生的胸部，第三下击中了斯诺德格拉斯先生的眼睛，第四下突然来了个变化，

击中了塔普曼先生的腰部，由人行道打到马路上，然后又由马路上打到了人行道上，最后便将温克尔先生身上仅存的一点儿勇气打得踪影全无，而整个过程只是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的。

“警官在什么地方？”斯诺德格拉斯先生问。

“将他们放到水龙头底下冲一下。”有个卖热馅饼的人提议。

“你们会遭受惩罚的。”皮克威克先生喘着粗气说。

“他们都是密探。”群众大声喊叫。

“来吧。”马车夫嚷嚷着，他仍然在不断地摩拳擦掌。

这时候，人群是对他们不利的旁观者，不过皮克威克派都是密探这一消息在他们当中传开以后，他们就开始很积极地探讨将那好心的卖热馅饼的人的提议付诸行动是不是合适，如果不是一个刚来的人从中为他们讲和，令这场骚乱出人意料地停止的话，他们没准儿会干出点什么侵犯人权的事情。

“怎么回事儿？”一个高大瘦削的、身穿一件绿上衣的年轻人问，他由停车场那儿走了过来。

“一伙密探！”人们再次喊了起来。

“不是，”皮克威克先生大声嚷道，那种声音不管在哪个心平气和的人听来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究竟是不是——究竟？”年轻人对皮克威克先生说道，一边使劲儿用胳膊肘把那些挤在那儿的人推开，然后走进来。

那位学者匆忙用几句话简单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好吧，跟我来，”身穿绿上衣的年轻人说，拼命拽着皮克威克先生跟他走，路上闹哄哄的，“哎，九百二十四号，将车钱拿走，走你的路——可亲可敬的阁下——我非常熟悉——不要胡说八道了——这里走，阁下——你的朋友呢？——都是误会，我知道——不必放在心上——意外是不可避免的——最井然有序的家庭——不必沮丧——运气不好——把他拉起来——让他想明白点儿——够可以的——可恶的流氓们。”这个年轻人就这样喋喋不休并且非常流利地说着这种若断若续、毫不连贯的话，在前面走着一直到了旅客候车室，皮克威克先生及其拥护者紧紧地跟随其后。

“哎，堂馆！”陌生人一边用力拉铃，一边叫喊，“每人一杯——兑水白兰地，要烫、浓、甜，而且还要满——阁下，你伤到眼了吧？堂馆，用生牛排为

这位先生治眼——生牛排治皮肉伤效果最好了，冰凉的路灯杆蛮不错，但是太麻烦——就这样半个小时站在街上，眼睛贴在路灯杆上，这挺不舒服的——好呀——哈！哈！”然后，他没有喘一口气，便一口喝下了足有半杯冒着热气的兑水白兰地，接着一下坐在一把椅子上，靠在椅背上，那种轻松舒适的模样，似乎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皮克威克先生在自己的三个伙伴不停地向新相识道谢时，趁机打量了一番他的衣服及相貌。

他差不多中等个子，不过因为身体又高又瘦，让他看起来比本人要高。那件绿上衣，在燕尾服还流行时是件很体面的礼服，不过那时候很明显是比这个年轻人要矮很多的人穿的，因为那两只黑糊糊的、已经褪色的袖子，真是太短了。他将上衣从下面一直扣到下巴，扣得很结实，并且紧绷着，背缝几乎快裂开了。他的脖子里没有衬衫领，只是围了一条旧的宽领带。他很瘦的黑裤子上，满是磨得锃亮的补丁，表明它已经很久了。裤腿牢牢地系在一双打了补丁的鞋上，仿佛想盖住那脏兮兮的白袜子，但袜子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很长的黑发乱蓬蓬地从高筒的旧呢帽下边的两侧露出来，在手套筒及上衣袖口中间，能看见他那赤裸的手腕。他的面孔消瘦而又憔悴，不过整个人充满了一种无法言表的神气——自以为是的不知羞耻以及极端的从容镇定。

这便是皮克威克在眼镜下面所看到的人，就在他的几位朋友说了很多表示谢意的话以后，他自己接着用优雅的言词对他方才的帮助表示感激。

“没什么，”陌生人非常无礼地插话说，“行了——不必多说了，那车伕真厉害——拳头打得很不错，但假如我是你朋友——真该——打他的脑袋瓜儿——绝不迟疑——只消喘口气的时间——加上那个卖热馅饼的——不是在说大话。”

罗切斯特驿车车伕的到来打断了这番兴致勃勃的演讲，“海军准将号”很快就要开了。

“海军司令号！”年轻人说，赶紧站起身，“是我的车——已订好了座——外面的——由你们请客了——应该换个五块头的——坏银子——假的——没用——不行——噢？”他非常狡猾地摇了摇头。

凑巧的是，皮克威克先生及其三个朋友要到的第一个落脚处也是罗切斯特，

等他们告诉这个新相识自己也是去这个城市以后，大家便决定去坐马车后面的座位，这么一来，可以坐在一块儿。

“上啊。”年轻人说，一边帮皮克威克先生爬到车顶上，可是拉得太猛，以至于极大地损害了这位绅士庄重的举止。”

“有没有行李，阁下？”车伕问。“谁——我吗？只有这棕色纸包，只有这个，其他的行李将从水路运走——大箱子，钉着钉子——像屋子一样大——重，重，重得要命。”年轻人答道，一边将棕色纸包用力塞到口袋中，这便露出一些值得怀疑的迹象，里边似乎只有一件衬衫与一块手绢。

“脑袋，脑袋，小心脑袋，”马车驶出低矮的拱门——在当时停车场入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住嘴的年轻人叫道，“可怕的地方——不安全的地方——一天——五个小孩——母亲——高大的女人，只知道吃夹肉面包——把拱门忘了——咔嚓——真绝——几个小孩回头一瞧——妈妈的脑袋掉了——夹肉面包仍然在她手中——但是没嘴巴可塞了——一位家庭主妇的脑袋掉了——真可怕，真可怕。是在看白厅吗，阁下——好地方——小窗户——那里也有人的脑袋掉了呢，是不是，阁下？——他也是太大意了——哎，阁下，哎？”

“我正在思考，”皮克威克说道，“在思考人事的变化莫测。”

“唉！是的——第一天从王宫大门进去，第二天从窗子中出来。是不是哲学家，阁下？”“人性的观察者，阁下。”皮克威克回答。

“哦！我也一样。人们在无所事事并且一无所获时，大部分都这样。诗人吧？”

“我朋友斯诺德格拉斯先生，具有极高的诗人风度。”皮克威克说道。

“我也有呢，”年轻人说，“史诗——万行——七月革命——当场做的——白昼是马尔斯，夜间是阿波罗——野战炮砰砰，七弦琴锵锵。”

“你自己是否参加过那种壮观的场面？”斯诺德格拉斯问道。

“自己！当然了，持着枪开火——心中的灵感同样在冒火——赶紧跑进酒馆——记下灵感——然后回来开炮——嘶，砰——又产生一个灵感——又到酒馆中——笔、墨水——又回来——杀、砍——高贵时代，阁下。游猎家吧，阁下？”忽然转移话题对温克尔说。

“承蒙抬举，阁下。”那绅士答道。

“好呀，阁下——好呀——狗呢，阁下？”

“现在还没有。”温克尔说。

“哦！你应当养狗啊——好畜牲——机敏的动物——我以前养了一条狗——细毛猎狗——本能极强——一天去狩猎——进入围场时——打个唿哨——狗站在那儿不动——又打唿哨——庞托——没用，像木头一样——叫它——庞托、庞托——纹丝不动——像固定在地上一——眼睛一直注视着一个牌子——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告示牌上写着——‘猎场看守人奉命，所有走进本围场的狗，统统打死’——不能进去——机灵的狗呀——可爱的狗——多么了不起。”

“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皮克威克说，“我能不能记下来？”

“当然了，阁下，当然——关于这只畜牲的事情还有许多呢——美丽的姑娘啊，阁下。”

“很美丽！”塔普曼说。

“英格兰姑娘不如西班牙女郎俊俏——尊贵的——乌黑的头发——黑黑的眼珠——优美的身材——甜蜜的——美丽。”

“你去没去过西班牙，阁下？”塔普曼说道。

“在那里生活过——几百年。”“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吧，阁下？”塔普曼问。

“有意思的事儿！几千。堂·博拉罗·菲泽吉格阁下——大公爵——独生女儿——堂娜·克里斯蒂安娜小姐——貌似天仙——爱我爱得神魂颠倒——猜疑的父亲——品质美好的女儿——俊美洒脱的英国男子——堂娜·克里斯蒂安娜小姐很失望——吃了氢氰酸——我皮箱中有洗胃器——动手术抢救——老博拉罗特别激动——终于同意我们结婚——握手言和，热泪盈眶——浪漫的故事呀——十分浪漫。

“这位女士眼下是不是在英国，阁下？”塔普曼说，有关她迷人之处的描述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死了，阁下——死了，”年轻人说，然后拿出一片小碎布——一条旧白麻纱手绢擦了一下右眼，“没能恢复——伤了元气——终于没能恢复。”

“那她父亲怎么样？”诗人般的斯诺德格拉斯问。

“既懊悔又悲伤，”年轻人答道，“忽然消失了——闹得全城沸沸扬扬——

四处寻找——徒劳——广场上的喷泉正好突然不喷了——一转眼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不喷——雇工人去通——把水抽掉——看到了丈人，脑袋塞在大水管中，右脚靴子中藏着一张自白书——将他拖出来，喷泉重新喷水，又像以前一样了。

“让我将这小小的浪漫史记录下来好吗，阁下？”深受感动的斯诺德格拉斯问。

“当然了，阁下，当然——如果你愿意听，还有五十个呢——我的一生非常离奇——十分奇特的历程——不是不寻常，只是罕见。”

这个陌生人用这样的语气一直说着，当马车停下换马时便喝杯啤酒当作插曲，马车驶到罗切斯特桥时，皮克威克与斯诺德格拉斯二位的笔记本记满了他离奇经历的精华。

“华丽的废墟啊！”他们在远处看到罗切斯特出色的古堡时，奥古斯都·斯诺德格拉斯先生带着他所特有的富有诗意的激情说。

“对一名考古家，这是多么不错的研究材料呀。”这是皮克威克将望远镜放在眼睛上以后所说的话。

“哦！这地方不错，”年轻人说，“富丽堂皇的大建筑群——紧皱的像老人脸的墙壁——就像倒下的拱顶——黑糊糊的墙角落——又破又旧的楼梯——以及古老的大教堂——散发着泥土气息——香客的脚步把古老的台阶磨损了——萨克逊式的小门——忏悔室好像戏院子的售票房——那些僧侣便是奇特的顾客。教皇们，财政大臣们，以及形形色色的老家伙们，长着一张大红脸，坑坑洼洼的鼻子，天天出现——还有软皮短上衣——火枪——石棺的石棺——地方不错——古老的传说——奇特的故事，真好。”陌生人继续喃喃自语，直到马车驶入大街，在公牛客栈门前停下。

“你在这儿休息吗，阁下？”纳撒尼尔·温克尔说。

“这里吗——我不——不过你们在这里倒不错——房间很好——床铺也不错。赖特客栈以外的第二家，贵——很贵——喊一次侍者你就得付五先令——假如你在朋友家吃，而不在咖啡间吃，便会要你更多的钱——真够可以的——很好。”

温克尔、皮克威克、斯诺德格拉斯与塔普曼轻声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大家

彼此点了点头。于是皮克威克先生对年轻人说话了。

“今天早晨你帮助了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打算请你吃饭，能赏个脸吗？”

“非常荣幸——我可不点菜，不过烤鸡与香菌嘛——挺不错！那什么时候？”

“我来看一下，”皮克威克先生看了看表，“此刻快三点了，五点怎样？”

“行，我也是这样想的，”陌生人答道，“五点——准时见——保重。”陌生人将高筒帽举过头顶一两寸，然后随意地重新戴在头上，斜在一边，接着匆忙离开院子，走到大街上，棕色纸包一半放在兜里，一半露在外边。

“不难看出，他是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旅行家，而且是对身边的人与事认真观察的人。”皮克威克说道。

“我非常想读一读他的诗。”斯诺德格拉斯说。

“如果我看到过那只狗该多好啊。”温克尔说。

塔普曼一言不发，不过他想起了堂娜·克里斯蒂安娜小姐、洗胃器与喷泉，他的眼中含满了泪水。

订了间单用套房，看过卧室，点了菜，于是他们走出去看看这座城市与附近的地方。

我们将皮克威克写的有关斯特劳德、罗切斯特、查塔姆以及布朗普顿这四个市镇的记录认真阅读以后，认为他所做的描写和其他人的印象描写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他的大致描写便不难摘录出来。

“这几个市镇主要的产物，”皮克威克先生说，“大概是兵士、水手、犹太人、白垩、侏儒、官吏以及造船厂的人。在繁华街道上出售的东西，主要是船舶用具、甜面包干、苹果、比目鱼与牡蛎。街上看上去充满生气，主要是因为军人们的寻欢作乐创造出来的。看到这些勇敢的男子因为太大的火气与火酒二者的作用而在街上踉跄行走的时候，那对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来说简直太高兴了，并且，跟在他们后面走，和他们开玩笑，是孩子们不必花钱而又有趣的消遣，我们想到这点，感到特别高兴。不管什么都无法让他们扫兴。就在我来这儿的前一天，他们中的一个曾在一家酒店中受过非常无礼的侮辱。酒吧间侍女拒绝为他倒酒，所以，他抽出刺刀把那个侍女的肩膀刺伤了。但次日早上这个好汉